

2019年6月16日

余少甫

筆者認識一位資深起居照顧員，她本是教區勞工牧民中心-新界的義工，但身體因工傷後逐漸變差而暫停了服務。她在過去十多年在某政府資助的護理安老院內工作，包括照顧院友起居飲食、個人清潔、陪診等等，不單只工作辛勞、身心俱疲外，而且勞動量大，導致身體勞損！她表示尤其在社署實施一筆過撥款後，機構為減省人手，而採取混合工種的制度下，她的健康最終成為犧牲品！

由於每日都要扶抱長者，為他們進行全面照顧，日積月累下積勞成疾，導致筋腱受傷，早兩年她的右肩膊中四條韌帶，一條斷掉、兩條撕裂！最後需入醫院進行韌帶修復手術：首先在右大腿取組織，修復斷了的韌帶、之後縫補餘下兩條撕裂的韌帶。首次手術後，右膊、大腿各留下 20 及 21 針傷口，膊頭、上臂不能移動；前臂、手指只能輕微郁動，當時需 24 小時佩戴手托。

每晚睡覺時，她也會痛極而醒！在日間亦經常感到痛楚，因為大腿傷口面積大，每次如廁時要特別小心，恐防扯傷傷口，加上傷口不能沾濕，令她在日常生活中諸多不使！她向筆者訴說：「日常生活是惡夢，例如掛毛巾、穿衣、煮食、家居清潔、形形色色的生活問題一個接一個，每日都有解不完的難題！」因為她是單身人士，沒有家人照顧，所以在她失去自我照顧能力後，反而得不到別人的照顧。

可惜她的惡夢未完，因她對康復進度認識不足，導致復健的韌帶生長出現問題！她在去年初開始發覺右手臂無力，未達致應有的康復進度標準；當她戰戰兢兢再詢問醫生的情況後，醫生表示可能韌帶再次斷開，建議再做另一次手術。在醫生詳細解釋手術風險、程序注意事項時，她一直在想未來日子會怎樣呢？右手手臂可能永遠不能舉高，內心惶恐、不確定、自責等負面情緒排山倒海地湧來！最後她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孤零零地步入病房，她形容她被推入手術室等候做手術時，就好像囚犯一樣靜候宣判結果。

在住院三日後回家，她再次經歷動彈不得、終日佩戴手托的生活！經過第二次手術後，她不再抱樂觀的心態，因為每個細微動作或手臂痛多一丁點，她就立即陷入思想恐慌，擔心剛才動作會否令韌帶再度斷裂，導致她日日以淚洗臉，開始懷疑人生、價值觀、自我形象變得非常低！她感到自己渺小，那份無力、無助、孤獨的感覺，好像病毒一樣攻擊她的心智，令她苦不堪言！

筆者最近得知她的健康狀況一直沒有好轉，右手手臂的康復沒有預期中的理想，她說因長期無收入，往後的日子只會過得更艱難！筆者翻查《僱員補償條例》中的職業病類別，因身體勞損而導致肩膊筋腱受傷，在香港目前是不屬於法定職業病類別；法定職業病的種類已多年沒有修訂，而以訂立時以工業經營的行業為主，但香港社會經濟結構早已轉營至服務行業為主，但職業病的保障類別並沒有跟上，所以這位起居照顧員在積勞成疾後，完全得不到任何保障，面對漫長復健之路，顯得更孤單徬徨，不斷發出悲鳴！

本中心希望政府參考各地工傷及職業病補償的處理機制，檢討法定職業病的類別，透過修訂《僱員補償條例》，同時加強勞工處處理及評定有關爭議的權力，減少法律訴訟，令工傷及職業病僱員獲得應有的賠償，以安心接受康復治療。